



真实与虚幻交织的记忆城堡

◎ 邓勤

十多年前，带五岁的女儿去菜市场买鱼。当老板用刀背猛拍鱼头使其昏迷，然后就开始收拾鱼鳞和内脏时，女儿气得脸都发白了：“叔叔，鱼会痛的！”我和老板都笑了。在女儿的认知里，所有的小动物都是有生命的，我们怎么能够随意地剥夺它们的生命呢？我只得告诉女儿，每种动物都有它们的归宿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我们吃了鱼肉，喝了鱼汤，会变得更加健康。女儿这才破涕为笑，算是认可了我的说法。

在和女儿差不多的年纪，我也干过一些不被大人认可的事情。譬如在和爸爸去田间看水稻长势时，有些田埂会被挖出一个一尺多长的缺口，便于引水灌田。爸爸出于好心，会一把将我抱过去。谁知我却固执地跳过田缺，然后再跳过来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不外乎想告诉爸爸，我能做到，不需要大人帮忙。现在想来，我都会哑然失笑，原来从五六岁开始，我就是个要强孩子。看来，童年的境遇和过往，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一生。

人的童年提出了整个一生的问题，但找到问题的答案，却需要等到成年。作家周晓枫认为，成年不仅意味着童年之后的岁月延续，更承担对谜团的破解。这种破解是远离数学法则的，近乎猜测，所以充满了美妙的假设和向往中的判断。科学可以在骨骼化石上设想羽毛，设想被风托举的飞；如果连骨骼也不再需要，只有文学能够做到。童年时期的周晓枫敏感得带有夸张的自怜，会因父母的批评郁郁寡欢。躺在床上她把自己假想为孤儿，假想为发现身世秘密后悄然出走的流浪者，旷寒的风把她彻夜吹拂……泪水浸泡着黑暗中的枕头，最后周晓枫手脚冰冷地蜷缩着，被绝望包围。

这种自童年时期开始的想象训练对于周晓枫成为一名作家大有裨益，想象或者回忆使周晓枫重新成为孩童，满怀好奇，开始打量。一些经验被唤起，一些感受被创造，有时像古老籽粒催开自己封存已久的春天，有时像被嫁接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果实——写作过程中，周晓枫感到盛开，以及枝头的甜蜜的积累。周晓枫最近出版的《时光的魔法书》包括病床、词语、票证等12篇散文。这是一本关于作者童年岁月的书，也是一本怀旧的书。童年的记忆里，常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暗示或象征。

书中，作者回忆了几时见过的事物、到过的地方、经历过的一些事情，试图对那些暗示做出个人化的解读，并在书写中重新建筑一座真实与虚幻交织的记忆城堡。譬如在《票证》中，作者谈到我们从小就明白副食本以及各种票据意义非凡。许多东西必须凭票购买，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副食本、工业券，一些基础之物经过国家的仔细计量才发放到每个家庭。如今，凭票购物的记忆已经消失，但是票证制度依然存在，甚至是以更复杂、更内在化的形式隐身于现在。在票证时代的回忆中，作者衡量出了人性的善恶，身份的鸿沟以及时代的变迁，让人不胜唏嘘。

储存往事，这是一种收藏。而收藏，是时光的魔法，它通过岁月的流逝为存留之物增添价值。在周晓枫精心打造的时光魔法里，我们将迎来一场童话梦境的期待与相遇。



我喜欢《牵风记》，也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深藏着一种军人情结。因为我打小就向往成为一名军人，渴望有朝一日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跃马扬刀、卫国杀敌。但我一直以来只能通过此类的战争文学去感受、解读战争并接受洗礼。我喜欢《牵风记》，还因为作者丰富的学识。讲解古琴知识，鞭辟入里；述说天然溶洞，详尽精彩；描绘近身格斗，绘声绘形……尤其是对人性的思考、对人体的审美、对生命的尊重、对灵魂的拷问等，也都糅合在字里行间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却谱写了一曲血色空灵的慷慨悲歌，令人眼界大开、爱不忍释。

一曲血色空灵的慷慨悲歌

◎ 雷穿云

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，一共五部，最令我不能释手的，当属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。

对徐怀中的印象，源自四十年前我读到的全国短篇小说获奖作品——《西线无战事》。因为该小说在描写自卫反击战时，突破了之前军事文学的条框和圭臬，撇开枪林弹雨的战争场面的渲染，将笔触落在七名电话兵身上，通过他们在战争前后的趣闻轶事和人生际遇，细致入微地揭示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美好的道德品质，饱含激情地歌颂了普通战士的献身精神和人格尊严，也让我对那场特殊的战争有了不同角度和一定高度的认知。

今日再读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，更发现作者依旧老刀凌厉、笔触完美。他还是淡化战争的残酷场面，从人情、人性、人伦的角度切入，以晋冀鲁豫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时代背景，以三个人、一匹马的性格、经历、命运为基本叙事线索，加上其他诸如八面玲珑的旅政委，老大成婚的曹大姐，天赋异禀、宁死不屈的小演员刘春壶，老谋深算的保密局郭参事等，各个栩栩如生；哪怕是那位副旅长，作者也是通过简单的几句对话，便使其坚持原则的性格跃然纸上。

《牵风记》的故事并不复杂。青年学生汪可逾投奔延安，偶然路经八路军“夜老虎团”驻地，恰逢驻地文艺演出，以一曲古琴弹

奏《高山流水》，与团长齐竞相识，成为其麾下的一名文化教员。后因汪可逾的“平板足”不善长途行军，而借助与团长（后来升为旅长“一号”）的“特殊关系”，经常乘坐“一号”的坐骑“滩枣”，在被敌军围困、跳崖自杀时身受重伤被俘，被营救后继续行军坚持不坐担架，连累其他战士，不得不与“一号”的通讯员曹水儿一起，在追赶部队过程中经历千辛万苦，直到长眠于一棵银杏树下。被部队险些“除掉”的“滩枣”，奇迹般地找到汪可逾的遗体并为之殉葬。骑兵通讯员曹水儿，因其高大威猛、玉树临风的形象，每到一驻地都受当地女性的极度青睐，最终也因其乱抢拨火棍而酿成悲剧，着实令人叹惋。

我喜欢《牵风记》，也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深藏着一种军人情结。因为我打小就向往成为一名军人，渴望有朝一日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跃马扬刀、卫国杀敌。但我一直以来只能通过此类的战争文学去感受、解读战争并接受洗礼。

我喜欢《牵风记》，还因为作者丰富的学识。讲解古琴知识，鞭辟入里；述说天然溶洞，详尽精彩；描绘近身格斗，绘声绘形……尤其是对人性的思考、对人体的审美、对生命的尊重、对灵魂的拷问等，也都糅合在字里行间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却谱写了一曲血色空灵的慷慨悲歌，令人眼界大开、爱不忍释。

《牵风记》在我的眼里，语言

描写唯美灵动，动作描写干净利落，景物描写奇幻诡谲，心理描写周到细密，战争描写开合自如，不拉杂拖沓，不洒水泼汤，转承自然，扣人心弦。你听不到隆隆炮声，却能感受到金戈铁马刀枪激战；你进不到天然溶洞，却能感受到石笋石柱五彩斑斓；你看不到宣传标语，却能感受到柳体点画笔劲洞达；你摸不到骏马长鬃，却能感受到飞燕踏地故影散乱。

《牵风记》一共19万字，28章，外加“序曲”和“尾声”，现实与浪漫完美融合，战争与爱情交相辉映，敌军与我方彼此交锋，可谓文字老到，笔法精熟，汪洋恣肆，纵横捭阖，常常让我尚未读完，就又翻回重温。所以，《牵风记》随后又荣获第十届“茅台杯”《小说选刊》荣誉奖，当属顺理成章、锦上添花。

不是所有的投水之石，都能荡出迷人的涟漪；不是所有的名家之作，都能激越读者的情怀。我们虽然不喜欢战争，而一旦战争爆发，每个人都会在战争的裹挟和牵行中，展示自己的才情和品质，我想这也许就是该小说起名《牵风记》的缘由吧。正如此时全国上下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，在此雄阔的战役中，一样会玉石杂糅，高尚与卑劣同在，果敢与懦弱并行，美好与丑陋互见。但正所谓“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”，那些落后的、逆势而行的、不合时宜的东西，终将被新时代的洪流冲击得丢盔卸甲、一败涂地。

看的是风景也是心情

◎ 古滕客

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”中国自古就有点评诗文的传统，或圈点，或勾画，标注名句；或于字里行间，纸页留白之处，记录三言两语的感悟。“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”王立群先生的《王立群妙品古诗词》，就是对古诗词解读的众多版本之一，书中深入浅出的流行语言，让传诵一两千年的经典诗词活在了当下。

王立群先生点评的100首经典古诗词，金句频出，幽默风趣，让读者阅读快感爆棚。比如，王先生从星座角度讲《诗经》，从男子化妆、小鲜肉角度解读《离骚》，认为王维不仅是“诗佛”，更是“终南山的佛系男神”，说李白的诗集就是一部“狂人日记”，范仲淹的《江上渔者》是北宋版的“舌尖上的中国”……他读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，写的是一场“确认过眼神”的美丽遇见与回肠荡气的无奈转身；品评张九龄的《感遇·其一》，品出的是“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”的自信与坚守。全书主要是从个人的评点感悟出发，针对经典名句，抽丝剥笋，力图建立另一种理解诗词核心的“语境场”。

王先生点评见解独特，前后勾连，左右照应，发前人所未发，道今人所未言。例如，在点评王维《终南别业》一诗时，王先生说，终南山之所以能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中脱颖而出，还在于中国古人的一种审美意象——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终南山中有“仙人”。谁是终南山上的“仙人”呢？“诗佛”王维就是其中之一。王维青年顺风顺水，中年险山恶水，晚年游山玩水，《终南别业》恰恰就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。他闲步山间，随性而走，行到山穷水尽之处，就坐下来看天上云卷云舒，看地上溪流淙淙，不惊不喜，不闹不怒，一幅淡然画境，独照一颗悄然诗心，这正是“一山一水一别院，一诗一画一人生”。这样的点评，能让人领悟到这首诗的绝妙之处。

王先生评韩愈，突然忤逆了崇佛的皇上，敢说崇佛的皇帝没有一个得到好死的。于是皇帝大怒，当日就赶他滚出朝廷，贬到潮州。韩愈的侄孙前来送他，韩愈悲愤写下：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。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！”其实韩愈是个胆小的人，爬华山吓得直哭，特别怕死。对比他敢忤逆皇上，简直是难以想象。只因他是儒生。王先生总结说：“这首诗最能代表韩愈的精神：刚正坚强、不同流俗、一往无前。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坚持，‘虽千万人吾往矣’，这种特立独行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，这种敢于与权威背道而驰的行为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。他为官如此，为文如此，发言直率，无所畏避。”

王先生说，至于高贵还有钱的韦应物，家族厉害得很，“韦氏家族共出宰相十四人”。他的前半生，本来也是个仗着祖荫，走鸡斗狗而且尽干坏事的主。结果突遇“安史之乱”，“天变了，唐玄宗死了，韦应物的靠山倒了，这时的他即便哭破了天也没人帮了，而且他也尝到了被人欺负的感觉，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开始学作诗。为何单单要学诗呢？因为唐朝科举考试重视诗歌。”他浪子回头，“一做就是大半辈子，他戒除恶习，鲜食寡欲，焚香、扫地、读书成了日常。做了官之后的韦应物，一心为民，不愿白拿俸禄”。“一生浮沉的结晶”就是那首诗：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

王先生点评苏轼的《浣溪沙·山下兰芽短浸溪》时说，苏轼人生高开低走，人生过了大半，仕途上一直很不顺利，43岁，被贬到黄州。“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王先生感叹说：“苏轼在这首词中表现得非常达观，认为水还能西流，人必定也还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。所以这首词就在这一点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。这就是心态，心态是最重要的。一个青年人，如果心如死灰，那无异于迟迟垂暮；一个老年人，心存一颗青春的心，那就是永葆年轻。”一般玻璃心的读者听了这个，都会大受鼓舞，顿感心胸开阔。

王先生认为，除却诗词本身必须写得好的因素，诗词还必须具备时刻指向当下的质素，也就是说，诗歌所写，能够时刻呈现于今天。虽然不少诗词距离今天已经很遥远了，但是经典诗词仍然能够为我们提供足以借鉴的东西，仍然能够不断刷新我们的审美，仍然不断冲击我们的阅读视野与阅读期待，所以诗词的解读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时代，更不能离开解读它的时代。这正是诗词生成已久却历代阐释不断、魅力常新的根本原因。

因此，这本书既可供人们长时间仔细阅读，也适合百忙之中“走马观花”。阅读中可以不断刷新我们的审美，冲击我们的阅读视野与阅读期待，从而让我们生命的脚步不再匆匆，让平凡的日子也能活出诗的精彩。就像王先生在书中评韩愈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的那样：“看的是风景，也是心情。”

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